

書叢學文斯羅俄

集說小篇短泰斯爾托

社 學 共

香港學大書局

應因小過短事所懼忙

此 冊 為

共 學 社
俄 羅 斯 文 學 叢 書

俄國托爾斯泰著

瞿 秋 白
耿 濟 之 譯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社 學 共
書 叢 學 文 斯 羅 俄
集 說 小 篇 短 泰 斯 爾 托
究 必 印 翻 權 作 著 有 書 此

中 華 民 國 十 九 年 十 二 月 初 版

回 每 册 定 價 大 洋 陸 角 伍 分

外 埠 酌 加 運 費 匯 費

原 著 者 俄 國 托 爾 斯 泰

譯 述 者 瞿 秋 白

發 行 者 上 海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上 海 及 各 埠 商 務 印 書 館

Kung Hsue Sheh Series
TOLSTOY'S SHORT STORIES

By
LEO TOLSTOY

Translated by
C. P. CHU AND KENG TSI CHIH

1st ed., Dec., 1921

6th ed., June, 1930

Price: \$0.65,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序

我們把平素愛讀的托爾斯泰短篇小說十篇，一一譯成，刊爲專集。托氏的短篇小說一生著得很多，自然不止這十篇，但是當我們立意從事翻譯他的短篇作品的時候，曾下了一番選擇的工夫；起初打算譯二十篇，不過我們是抱着「寧缺毋濫」的宗旨的，所以結果竟減去十篇，祇譯了我們心目中認爲最好的十篇，深信讀者讀後，一定能約略窺出托氏的藝術和思想演進之跡。

本來欲研究文學家的藝術和思想，應該從長篇小說中去求；至於短篇小說，不過是作者片段的經歷，一時的感觸，很難憑之作研究之資料。但是把多種短篇小說連綴在一起，其中因時代的關係，自然會生出一條線索，足以窺見作者的藝術和思想演進之跡，——這也是研究文學的人不可少的工作。文學隨思想以變遷，思想又隨時代而演進。托爾斯泰的文學壯年時和老

年時迥不相同。我們同時看他壯年時和老年時的兩篇作品，竟如出二人之手筆，未免使我人深駭其變遷之大，但是這也是時代的關係。

托氏初期的文學，文筆輕倩美麗，感情又濃摯動人，最致意於藝術上的工夫；至於晚期的作品，卻道貌岸然，手筆蒼老簡括，一字有一字的力量，一篇有一篇的哲理。初期所描寫的是父子兄弟的愛情，英雄豪傑的生涯，偏於貴族方面；至於晚期所描寫的卻是社會的罪惡，農人的生活，偏於平民方面。

這篇小說集的內容雖祇有十篇，但是托氏初期晚期的作品差不多應有盡有：如三死，風雪麗城小紀是他初期的作品；伊拉司，呆伊凡故事，三問題，人依何爲生等，又是代表他晚期的作品。所以說這本集子雖小，極足以窺見作者藝術和思想演進之跡。

在這裏我也不願意詳敘作者的藝術和思想如何變遷，祇希望愛喜文學的讀者能自己加以研究；我不過要把我們選譯這十篇小說的微意表白出來罷了。十年五月十三日耿濟之序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目次

序

(一) 三死·····	一
(二) 風雪·····	二一
(三) 麗城小紀·····	七一
(四) 伊拉司·····	一一一
(五) 呆伊凡故事·····	一二〇
(六) 三問題·····	一六九
(七) 難道這是應該的麼·····	一七五
(八) 阿撒哈頓·····	一八一
(九) 人依何爲生·····	一八九
(十) 野果·····	一二四

托爾斯泰短篇小說集

瞿秋白
耿濟之同譯

(一) 三死

一

那時候正是秋天。大道上飛也似的走着兩輛馬車。前一輛車上坐着兩個婦女。一個是黃瘦顫顫的女太太，一個是光澤滿面，容貌豐滿的使女。褪色的破帽底下，亂蓬蓬披許多很乾燥的短頭髮。凍得紫紅，手上戴着一雙千穿百孔的破手套，不住的理那亂髮。一條毛氈圍巾裹着高凸的胸脯，透出很強健的呼吸。一雙亮晶晶的黑眼，一會兒從窗裏看那飛奔絕倫的田地，一會兒看看自己的主母，露出十分憂愁的神氣，一會兒又朝着車角那裏呆望。在他頭旁網藍上掛着主母的一頂帽兒，他膝下躺着一雙小狗，腳底下又放着許多橫七豎八的小箱子，耳邊祇聽見轆轤的車輪聲，和清脆的玻璃相撞聲。

那女主人枕着墊在他背上的枕頭，兩手放在膝上，閉着眼睛，身體顫巍巍的搖着，輕輕的皺了皺眉頭，咳嗽了一下。頭上戴着一雙睡眠用的白網袋。白嫩的頸間又繫着一條藍色的三角布。黃金色的頭髮，白嫩的皮膚，深紅的兩頰，都能顯出他的美貌。嘴唇十分乾燥，兩道眉毛濃厚的很。那時候他眼睛正閉着，臉上現出疲乏苦痛和發怒的神氣。

一個僕人靠在車椅上打盹。車夫一邊嚷着。一邊在那裏盡力的鞭打那滿身是汗的馬；有時就回頭去看望後面那輛車。寬大的車跡深印在泥土道上。那時候天氣又陰又冷。田地裏和大道上都佈上着濃霧，車裏也都是塵土。那病人回過頭來。慢慢的張開一雙明秀的眼睛。一會兒他恨恨的說道：『又這樣了！』便用那瘦弱的手去推開那觸着他脚的女僕的外套。他一邊推着，一邊嘴裏又喃喃的不知說些什麼話。那女僕瑪德萊沙就立起來收拾好了外套，重複坐下來。病人眼睜睜的看女僕的動作。他兩手撐在坐位上，想挪一挪

身體，坐上去一點，可是終究沒有力量。他生氣得了不得，就對這女僕說道：「請你幫一幫我好不好。咳，也不必了！我自己也會的：不過請你不要拿件自己東西放在我身邊。」說罷，便閉了閉眼睛，一會兒却又睜開眼睛來看那女僕。瑪德萊沙也看了他一眼，緊緊的咬着嘴唇。病人就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嘆氣未完，却又咳嗽起來。他翻了一個身，皺了皺眉毛，兩手捧住胸脯，一刻兒咳嗽止住了。他又閉着眼睛，坐在那裏一點也不動。兩輛車走進村裏去。瑪德萊沙就伸出兩手，祈禱起來。那女主人問道：「這是什麼？」他答道：「到了一站了。」女主人道：「我是問你，為什麼你在這裏祈禱？」他道：「太太，那不是教堂麼！」那病人聽着，便回過身來，朝着窗外一所大教堂，慢慢的禱告。

兩輛車停在站前。從那一輛車裏走出病婦的丈夫和醫生來，走到前面車前。醫生按了按脈，問道：「現在你覺得怎樣？」丈夫也問他道：「我愛，你不累麼？不想着出去麼？」那時候女僕收拾好了包袱，便躲在一傍，不去擾亂他。

們的談話。後來病人答道：『沒有什麼。還是這樣。我也不出去了。』

他丈夫站了一會，就到站屋裏去。瑪德萊沙也跳下車來，蹣着腳從泥濘裏走到大門裏。那時候醫生還站在車前。病人笑對他說道：『就說我的情形不好，那也不能說因此你就不吃早飯了。』醫生聽着就輕步離去，走到站裏去。醫生剛走，那病人就語道：『他們對於我的事情都是不很關心的。唉，我的上帝！』

醫生走進站裏，正遇見那丈夫，含着笑問他道：『我叫人把茶具拿過來，你以為爲怎樣？』醫生成道：『可以。』丈夫皺了皺眉，嘆了一口氣，問道：『他究竟怎樣呢？』醫生成道：『我早對你說，他不但不能走到意大利，能走到莫斯科，那就算極勉強的了。並且又是這樣的天氣，這如何能行呢？』那丈夫一邊用手掩住眼睛，一邊說道：『唉，那叫我怎麼辦呢？剛說完，看見一個人把茶具拿來，便喊道：『拿到這裏來罷！』醫生聳肩答道：『還是讓他留在這裏罷。』丈夫道：

「你叫我還要怎樣辦呢？我已經想了許多法子阻擋他。我說我們上外國去，一來經費不多，二來小孩子們又須留在國內，三來我們職務又很忙。可是我無論怎樣說，他終是不聽。他還在那裏計畫怎樣到外國是過活，絕不想他自己是個病人。如果向他實說病況，那不簡直是殺死他麼？」醫生道：「你須知道：他已經是死的了。人沒有肺，是活不了的。肺沒有了，怎麼再能生出來呢？果然這是很憂愁很難受的事情，可是究竟有什麼法子呢？現在我們的責任，就在於使他死得能夠安靜就得了。這就應當有教士在旁邊纔好。」他丈夫道：「唉，你也要明白我的地位，也只能置諸天命，任他怎樣就怎樣，我是不能向他說的。你也一定知道他是一個很善的人。」醫生搖着頭說道：「總是勸他留在這裏過了冬天再說。不然恐怕道路就難走了。」

站上一個小姑娘走到門前階沿那裏，口裏嚷道：「阿克舒沙！阿克舒沙！快到那邊去看看一位劑爾金城那裏來的太太。聽說因為胸病，纔往外國去的。」

我還沒有看見過得瘡病的人是怎樣的呢。」阿克舒沙聽着，立刻跳出門限外邊。兩人手拉着手便跑出去了。到了門口，他們躡着腳，走近車前向裏探望，那個病人也回頭看他們，看見他們臉上都露出驚奇的顏色。他就皺了皺眉，又回過頭去了。那個小姑娘趕緊回過頭來說道：『好，這樣美貌！正是少見的！我看着心裏覺得難受極了。』阿克舒沙你看見了沒有？』阿克舒沙答應道：『啊，真瘦得利害！再看一看去。你看，他又回過頭來了。我又看見他了。唉，真可憐，瑪沙！』瑪沙道：『這地上真泥濘得很。』說罷，兩人便回進門裏去了。

那病人想道：『可見我這個人實在是很可怕的了！還是趕快到外國去，我的病就可以痊愈了。』

一會兒他丈夫走近車前，一邊嚼着麪包，一邊就說道：『我愛，你現在覺得怎樣了？』病人想道：『老是這樣一句問話。自己都在這裏吃東西。』想罷，他無精打趣的說道：『沒有什麼。』他丈夫又道：『我愛，我恐怕這種天氣在道

上走，於你的身體很不合適。埃度阿你（醫生名）也是這樣說我們不回去麼？』他聽着十分生氣，一句話也不說。他丈夫又道：『等天氣好了，道路能走了，你身體稍爲健壯一些，我們再往外國去。』病人道：『請你恕我，假如我原先不聽你的話，我現在也早到了伯靈，病也就可以好了。』他丈夫道：『咳，這是不可能的。你祇要再在國內留一月，你的病也就可以好了，我的事情也辦完了，我們就可以帶着兒女們一塊兒去。』病人道：『兒女們身體還好，我却病着呢。』他丈夫道：『你看這樣天氣，你走在道上，一定是很不舒服的。我想還是住在家裏的好。』那病人怒道：『在家裏好？……死在家裏罷！……』他說到『死』字，心裏也擔驚一下，就對他丈夫看看，露出驚疑的神氣。他丈夫也只得垂下頭來，一言也不發。病人不由得竟淚流滿面，丈夫用手巾掩住自己的臉，一聲不響的走開了。

病人抬頭向天，兩手交叉着，喃喃的說道：『不，我一定要去。唉，我的上帝！』

說完，眼淚像雨一般的淌下來。他就哀哀的禱告起來。他胸間還是這樣痛，這樣難受，天上還是這樣陰霾。霾的欲雨不雨，疊疊層層的濃霧降在道上，屋頂上，車上，和車夫的大衣上。那些車夫正在那裏收拾車輪。一邊却說說笑笑，十分高興……

二

車子已經套好，車夫却遲延起來了。他正往車夫所住的屋子裏去，裏屋又熱又髒又暗又臭，老滿着一些烤麪包煮白菜的氣味。幾個車夫坐在外屋裏，廚女正在坑站着，坑上羊皮中間躺着一個病人。一個少年車夫，身上穿着皮衣，腰裏繫着鞭子，跑進屋來對那病人說道：『郝范道爾老丈！喂，郝范道爾老丈！』一個車夫問道：『你問他做甚麼？人家全等着你開車呢！』那個車夫搔了搔頭髮說道：『我想向他借一雙鞋，因為我自己的已經穿壞了。啊！他已經睡熟了麼？』喂，郝范道爾老丈！』說着，便走近坑前。只聽見微弱的聲音說道：『

什麼事？」隨着一雙瘦得不成樣子的臉從坑上黑暗裏慢慢的探過來伸起一雙又瘦又發青的手，抖抖縮縮的把被服稍爲放正一些。身上穿着一件極髒的小衣，上氣不接下氣的說道：「唉，兄弟。你讓我睡一會好不好。又有什麼事呢？」

那車夫一邊把水罐遞給他，一邊躊躇着說道：「郝范道爾，我想你現在也用不着新鞋。你既然走不了，好不好就把你的鞋借給我穿？」病人伸頭在罐子裏，鬍子也浸在水面上沒命的喝起水來。他幾根鬍鬚又亂又不清潔，一雙憂愁的眼，免不住的向那車夫的臉上看着。他喝完水，想着舉起手來擦一擦嘴唇，可憐竟舉不起來，便就着被單上擦了一擦。他一邊喘氣，一邊又用力看着那車夫。車夫就說道：「也許你已經借給別人，那就沒有法子。現在天氣十分陰沉。我却還要趕着上路，所以我想向你借雙靴，因爲你現在也沒有什麼用處。不過也許你不能借給我，那末請你就說罷……」那病人的胸間忽

然咕噓作響，他就低着頭大咳起來。那時候廚女驀地裏怒聲說道：「他有什麼用處？兩個月沒有下坑。你看他這樣咳嗽！內部已經受了傷。他還要穿什麼鞋？並且穿着新鞋葬在地下，那是很不值得的。唉，他實在已經到了死的時候了，並且還是趕快把他搬在別的屋子裏去的好。譬如在城裏就有病院；要不然他一個人佔據了這屋的一半，叫我還能做什麼事呢？……」剛說到這裏，站長忽然在門那裏喊道：『塞雷格，快出去罷，老爺們等着你呢！』

塞雷格正想不等他的回答，立刻出去，那病人忽然在咳嗽中間將兩眼往上一翻，顯出願意回答的神氣。一會兒他止了咳，休息了半天。纔開口道：『塞雷格，你把那雙鞋拿去罷。不過等我死的時候，你須替我買塊石頭。』那車夫說道：『老丈謝謝你，我就拿去了。石頭一定給你買。』那病人又說道：『諸位聽着他所說的話！』剛說完，又低着頭咳嗽起來。有一個車夫就說道：『得了，我們都聽見了。塞雷格，你快出去罷。一會站長又跑來了，那個從劑爾金那裏